



竹洲文集卷第十八

絕句

番陽道中

畫楫朱甍綠靄中華顛翠袖倚輕風行人腸斷古烏處
猶在雲山東復東

寓郡城客舍熱不可寐與程彥舉坐語達旦
淡月微雲對倚樓無聲河漢自西流高城忽起梅花弄
散作晴空萬里秋

壬午二月桃方盛開雪積其上光輝紅潤不可
形狀以二詩紀之

天桃先已醉春風青女猶爭造化功應爲騷人嫌大赤

故將鉛粉注深紅
粲粲乘鸞萬玉妃肯將紅艷闢光輝
只應時宴瑤池罷
猶帶天邊醉色歸

偶成

晚來一雨破炎蒸
蕉葉葵花照眼明
稍與燈花尋舊約
却嫌庭樹作秋聲

趙同叔開軒植竹以自娛樂諸公雖爲賦詩而
未嘗有見之者某不日北歸同叔亦爲楚令尹
矣詩以媿之

手種琅玕翠作行
幽窻一見自心涼
君家有此揚州鶴
倦客無由對一觴

夜來新月己如霜
倚玉縈風別是香
說與東君須早計
扁舟早晚下瀟湘

寓壺源僧舍三絕

風簷浙浙褪新青
書展殘燈翳復明
讀罷離騷還獨坐
此時此夜若爲情

悶來掩卷已三更
風露涓涓月滿庭
閑撲流螢衝暗樹
危梢點點墮寒星
歸來閉戶還高枕
牕隙微通月影斜
風急忽驚烏鵲起
空堦蔌蔌墮松花

簞送人詩代簡二首

一幅冰紈織翠筠
風涵秋水碧鱗鱗
北牕高卧正須此

卷似閑曹吏隱人
幽牕相對小匡床
藍淺紗輕水麝香
退食歸來高枕處
湖林風雨夢瀟湘

題月巖

題詩山寺不勝多人力
爭如造化何安得
短蓬巖下瀨
長看清影照寒波

荅范石湖牡丹詩

范詩有蜂蝶日等閑猶不到

滿城桃李已塵埃
麗日稠紅次第開
竹裏柴扉掩春晝
坐看蜂蝶去還來

竹洲文集卷第十八

竹洲文集卷第十九

樂府

念奴嬌壽程致政

涼生秋早正梧桐
院落風清月白簾捲
香凝人笑喜應
是瀛洲仙謫雲遶華梁
花明綵服中有人華髮
恩袍藍
綠高年况已踰百
最是有子宜家蘭
堦方競珠履延
佳客好喚凌波來
洛浦醉促霓裳仙
拍玉井開蓮金莖
承露莫惜金樽側
試占弧北祥光已映南極

驀山溪

效樵歌體

清晨早起小閣遙
山翠頰面整冠巾
問寢罷安排菽水
隨家豐儉不羨五侯
鯖軟煮肉熟炊杭
適意為甘旨中

庭散步一盞雲濤細迤邐竹洲中坐息與行歌隨意逡
巡酒熟呼喚社中人花下石水邊亭醉便頽然睡

老人和

園林何有脩竹搖蒼翠春到小桃蹊看綠滿一池春水
花開日暖兒姪競追隨挑野菽網溪魚有酒多且旨
去來聚散無必亦無意說地或談天更休問語言粗細誰
強誰弱誰是又誰非過去事未來事一枕騰騰睡

滿庭芳

寄葉蔚宗

宿雨滋蘭輕風颭柳新來隨處和融幽蘭曲徑花氣巧
相通燕子纔飛又語帶芹泥時點芳叢微中酒日長睡
起心事在眉峯年年春好處聯鑣蕩漿拾翠接紅任

金貂醉脫不放盃空誰信風流一別當時事已逐飛鴻
雲山晚闌干罷倚煙寺起疎鍾

又用前韻併寄

水滿池塘鶯啼楊柳燕忙知為泥融桃花流水竹外小
橋通又是一春憔悴摘殘英遠遍芳叢長安遠平蕪盡
處疊疊但雲峯西湖行樂處牙檣漾鷁錦帳翻紅想
年時桃李應已成空欲寫相思寄與雲天濶難覓征鴻
空凝想時時殘夢依約上陽鍾

虞美人送益章赴會試

銀屏一夜金風細便作中秋意碧天如水月如眉已有
征鴻摩月向南飛作續如佐金樽滿酌蟾宮客莫促陽

關拍須知丹桂擅秋天千里嬋娟指日十分圓

又七夕

飛橋駕鵲天津濶雲馭看青發相思惟恨不相逢及至
相逢還是去匆匆垂綏挿竹真堪笑欲乞天孫巧天
孫多巧謾多愁巧得千般爭解勸郎留

又

雙眸剪水團香雪雲際看新月生綃籠粉倚牕紗全似
瑤池踈影浸梅花金翹翠靨雙蛾淺斂袂低歌扇羞
紅膩臉語聲低想見流蘇帳掩燭明時

西江月

竹裏全無暑氣溪邊長有清風荷花落日照酣紅雨過

遙山翠重老作官祠散漢本來田舍村翁腰纏三萬
祿千鍾也是一場春夢

浣沙溪題星洲寺

十里青山沂碧流夕陽沙晚片帆收重重煙樹出層樓
人去人歸芳草渡鷗飛鷗沒白蘋洲碧梧翠竹記曾
遊

又次范石湖韻

歙浦錢塘一水通閑雲如幕碧重重吳山應在碧雲東
無力海棠風澹漾困眠宮柳日惹龍眼前春色爲誰
濃

又題餘干傳舍

畫楫朱欄繞碧山平湖倚徙水雲寬人家楊柳帶汀灣
目力已隨飛鳥盡機心還逐白鷗閑蕭蕭微雨晚來
寒

又登鎮遠樓

寒日孤城特地紅瘦藤扶我上西風一川平遠畫圖中
東
江海一身真客燕雲天萬里看歸鴻吳山應在白雲

又竹洲七夕

秋到郊原日夜涼黍禾高下已垂黃荷花猶有晚來香
天上佳期稱七夕人間好景是秋光竹洲有月可徜徉

又

風入枯藜衣袂涼江楓園柳半青黃洗車飛雨帶天香
世事一場真大夢臣情都薄似秋光竹洲有酒可徜徉

又和前鎮遠韻

斜陽波底濕微紅朱欄翠袖倚輕風平平山色有無中
東
俛首微官真自縛高飛遠舉羨冥鴻何時一艇大江

又梅

茅舍疎籬出素英臨風照水眩精神娟娟新月又黃昏
削約寒枝香未透細看頻嗅獨消魂爲誰清瘦不禁

春

減字木蘭花中秋獨與靜之飲

碧梧秋老滿地琅玕紛不掃門掩黃昏惟有年時月照
人淒涼滿眼肯作六年燈火伴莫說淒涼來歲如今
天一方

又朱子淵見和次韻為謝

思君欲老一榻塵生誰與掃祿仰晨昏同是遲遲去魯
人行當洗眼看子青藜來夜伴莫變炎涼斬馬還須
請上方

又

少陵未老曾把千人軍獨掃髮白眇昏却作天涯流落

人只堪合眼夜直誰能潛入伴斗酒西涼何似卑飛
且遠方

又

此身已老三徑都荒長却掃面目塵昏怕着朝章揖貴
人難瞞明眼只有青山堪作伴觸事心涼無病何勞
更覓方

竹洲文集卷第二十

棣華雜著

識齋記

夫物能眩人以不識耳魑魅魍魎識其所爲象不能神其姦優人裘章服據案叱使人如今人識其戲也以爲笑不爲畏今閭巷民無尋丈之見而欲爲鬼爲蜮以欺人有田一夫買爵一級自謂富貴可以驚人嗚呼人固識之矣果能爲人誑乎金靜之生于里巷介然自持不爲俗人下氣人謂靜之固爲行之不屈也一日誅茅築室讀書其中名曰識齋且曰其意如是靜之倪焉而笑書爲識齋記

摩蒼軒記

予既名靜之讀書之室曰識齋又以摩蒼名其軒蓋取杜工部草堂之什黃鵠摩蒼天之句靜之爲室盤旋一席之地茅茨下垂僅免偃僂取名摩蒼無乃不類乎予謂天之蒼蒼無有窮盡而可以木石與之爭高凡人爲身之適以構櫺椽椳爲麗者其人之志止此也而氣亦從之靜之癯然山澤之儒其志甚高其行甚峻其文如其人一言一字痛自約束而其氣振作揭厲憤勇激烈譬之虎豹不可繫而維之故謂其室也不踰蓬蒿之間有摩蒼之勢故取之名其軒

贈桂縣丞掛冠序

桂信中江西老先生丞于徽之休寧未半歲上章致其官先生之年尚未及謝丞雖早所以貳令其道足以行乎百里如丞負予則枿去牙角對松吟哦亦可以自樂何遽至於棄其仕也凡人苟以爲名則終南嵩少視爲捷徑於先生非斯人之徒也先生少年抱負大名累薦于禮部不一得以恩出仕安之不以爲意今其老矣寧復有意於世哉先生初以言幕府郡將高先生所爲曰當成盛美勉終三考從法賜章服可爲子孫地先生曰吾不計是也顧吾欲歸耳今先生之歸也有臺榭備游觀田疇足歲事子孫說說童僕欣欣時從車騎市羊酒相與過故舊爲樂是亦足以尉矣且聞先生家貧窶伏

臘烝嘗不足於歲先生顧不爲子孫地獨不爲口腹哉先生曰吾顧貧且性不樂是也噫士固有激憤於一世之所爲至不與共天下不然位高勢迫人所同疾則掛冠神武拂衣山林是且不爲難也而先生則無是也先生來休寧以誠待人人亦以誠安之今其去民戀其恩士高其行而先生之心則未知之也邑之士吳某以樸直結知先生亦自謂能知先生曰先生其陶靖節之徒乎衆曰然書以爲送行序

見季守書

某嘗以學譬之獵獵之獲功狗也發蹤指示人也人之爲學貴於見而師之者有指而示之蹤也不見其人聞

而師之此視物而得其影也昔群弟子相與事夫子其得常異乎人也夫子語孟懿子以問孝惟曰無違樊遲獲承其問而遂有得於生事死葬以禮之說夫子語子貢以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得反覆其事然後知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樊遲問智子曰知人問仁子曰愛人遲未達也而夫子又與之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見而師之者常得詳且盡不如後人惟聞其言無所開議以究其指歸故下而學琴亦欲得指法佛者相語每曰某嘗見某人尊宿而韓退之亦言衡湘進士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悉有法度非虛言也某不佞少有志於學文習之不能以有見蓋喟然

嘆息以爲曾子固梅聖俞蘇子美嘗得見歐陽公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無已張文潛亦及從蘇氏兄弟而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亦及事程伊川皆因其所見咸各有所得而吾獨不得生乎其時也始爲舉子文問於毗陵陳尚書曰押闔當如是關鍵當如是習其言以游上庠見謂爲能信人汪公來爲國子司業第其文爲諸生第一使錄學事暇日謂曰學當爲有用因出通鑑一書曰讀是出古今有餘地矣其退而讀其書頗以其言稍稍爲文未能出也及陳公死汪公西而某始入仕是又將學以趨事上官啓問贊謝則有駢四儷六之文稍有志於當世以文墨自効則有風賦雅頌之什制詔文

誥之詞其爲事君理民從政蒞事是又有出處進退之議設施注措之方不可以無學某備弟子員十有六年從諸先生與其徒論當世人物高下咸以爲純全備具明白粹達可仰可師者惟閣下其人今乃得而見之紹興之初士亦未之學自閣下始以博學宏詞傳於天下宗之以爲師彼掌王言秉鈞軸者皆君之餘也而閣下縮手於旁觀之地故相言上方力引用而閣下以議論不合去曰吾惟其是也士大夫皆能誦其言今屈臨一城勤民之事恤民之隱寬厚樂易一待以君子長者之道而能行之以公用之以儒術獄訟不失其情敷教不失其計時有所果斷而必行發擿而不容者情見姦立

有補於風化是其爲純全備具明白粹達可仰可師者而某已得之方冊講之學校而見諸行事以沐浴其恩澤歌詠其德化矣顧有學焉而欲問問焉而欲辨辨焉而不達則明示其端如子貢樊遲從事乎夫子以聽其言議爲詳且盡然後爲至也某昨爲飢寒累其心而分其日力耘人舍已今從閣下得祠祿以奉朝昏遂優游於學問而閣下太守也以教其民爲任也是又可進也昔陳無已序少游字說自熙寧元豐之時眉蘇之守徐予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楊秦子過焉備禮作樂爲師弟子陳之獲托於蘇門實自此時也其不能無望於此也惟閣下憐其意而進之

見蔣樞馬祠書

切爲臣子之所以自立於世者惟忠與孝夫子以爲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君親一心也忠孝一事也或曰忠孝不兩全或曰彼爲孝子彼爲忠臣是皆不得其道而審處焉者也夫事有緩急勢有輕重使夫爲臣而獲處於可以有爲之地而又智謀足以毗國才術足以辦事則奮不顧身義先國家是爲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之大也如其智不獲用才不能爲苟安冗散於國家之事如江湖鳧鴈不計多少而親之年已及親之養無期冬夏缺溫清晨昏忘定省而曰吾爲君忘親是得以爲忠乎故君親一心也忠孝一事也惟當其緩急而審其所輕

重云爾以某不肖廩食大學十有六年矣今犬馬之齒四十有奇而始以一官自効則遠近難易宜非所當問也顧如某者雜之選部螻蟻未足以爲喻使之得佐一邑盡力簿書爲不失職於國豈少是哉今家貧二親之年皆餘八十大人平日多畏足跡不踰十里之外而老母不樂聞箠楚之聲以是家不置鞭扑某之調簿淳安也其缺五年特以地去家一葦之航職之會計無與於刑且庶乎二親之或徃也親曰待汝五年吾九十寧爲兒行也使某舍九十之親而奔走於一命寢不及夕食不及視則某爲自抱終身之憂故以此易彼直一羽一鈎之輕也仰惟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而某官相

之方以其所事親者移以事君則於人子之情宜有察焉者也某庠序諸生蒙被教育自銖累毫積而至於叨竊科第皆先生卵而翼之今者入仕如適千里方起於足下而先生進執國政且將以門闈之舊託於爐錘之中故曩者進見輒以冒昧於換獄廟差遣仰蒙鈞慈憐而許之今復敢叙其情而書其緩急以進惟鈞造有容捐升斗之祿使得以畢反哺之恩則異時所以事國者其日爲尚長也俯伏待命

與蔣叅政啓

受業均庠校優三舍奉祠衡獄祿逮雙親仰戴生成惟知感惕伏念某游學最久處世無聞徃來十六年徒積

蓋鹽之嘆小大幾百戰未成圭黍之名屬廟堂收多士
之英眷庠序極一時之選作新士類丕變文風春誦夏
絃知所自勉月書季考本以至公因緣散散之為僥倖
鈞鎔之末考行藝於博士累媿在廬前俾規矩於諸生
不敢與蕃齒遂躋上舍獲對廣廷自惟才疎宜於人後
拜丹墀而賜第幸叨一命之榮從黃甲而注官乃待五
年之遠顧親老矣能為兒行舉室枵然無為歲計念弟
子事先生之久適聖主得賢臣之初敬伸竿牘之私仰
扣鈞衡之造薄書不報獲逃董楚之威菽水盡歡遂竊
斗升之祿使以已而為計能於此而復喻某官沈厚難
名高明自得大圭不琢混然而全於天止水為淵靜乎

其足以鑑越自臨軒之首對即為 當宁之心知潔靜
精微有深於易溫良恭儉得異諸人徑虛禁途遂參揆
路蓋黃髮而在位或一時日月之功惟黑頭而為公實
千載風雲之會眷言疵賤曾預甄收使奉香火之因不
為塵埃之棄某敢不勉思報稱益勵操脩讀平生未見
之書究古人有用之學輔贊彌縫以歲諸用將舉三代
而比隆義負區植各安所施願備一枝而自効

竹洲文集卷第二十

竹洲文集附錄

陳狀元亮贈吳益恭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有兒拊一世之心然而月從儕輩較一日長短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睫不得交質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寘廊間群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抒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即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吳某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某也儕輩率服之然嫉之者至以爲可殺

而皆不計顧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並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迹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微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旱飢民百十爲群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况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槊於其間聲

勢甚張無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自効不報不使者從而媒藥之部使者一一攬摭出條目以詰君慨念曰吾所爲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計此今鼎鑊實甘吏從旁爲咎之持法者猶欲掇拾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今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孩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之也於今且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每爲之捉手起立於其別也舉杯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較哉實乾道七禩

中秋後八日也

陸伯壽書墨說後

紹興間太學號多文章士一時諸生最所推重者曰新安二吳大吳造理深刻下筆如老師說禪字字有法不爲才氣所豪奪其季乃以春秋是是非非之學行其凜然不可奪之志於場屋間伯氏所無有也今大吳已不壽季始得通守邕管僕泛浙江而西邂逅相遇於臨安平時既得其爲人因不復相問答而熟窺其氣象於稠人中吳目有力覺其用意之微亦復泛然以杖屨臨之僕則未有所覺於斯也一日有客論墨之品第吳愀然無一言僕亦於吳未始一語長揖而去折簡致款人鄭

彥圭二丸僕始得之錯愕自失而嘆曰昔劉元德心圖曹孟德而外示以不然孟德一有史君與孫之言元德爲之手失七筋僕心敬此偉丈夫外不飾禮貌而靜察之不知已爲吳所覺此與元德之心一好一惡固不同而卒遽驚媿之情則一也譬如學奕之子從橫布置私自踴躍奕秋起而應之決其所未發之機豈不狼狽離局銷其夙昔之心耶已而發所折簡蓋吳所著墨說大略喜彥圭以窮冬澗谷之泉治千載摧敗之松以成此堅久不壞之墨猶有歲寒之遺意焉有旨哉此詩人托物之興也吾曹數竒易取摧敗何當養其所不可摧敗者於煨燼埴埴之餘以爲世用哉吳公剛大以直方爲此

墨說法吾儕小人其敢不勉因書此於墨說之後并瀆
陸唐老伯壽作

南軒先生贈別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剛與抑而強與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
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
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
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入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搢笏博吾不喘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

新安吳益恭來爲邕州通判其人剛大而有慮臨事
不避難忠義自許疾惡如讐予始一見竒之兩年間
察之熟矣而益加敬焉秩滿親老不可復留於其行
會予有期服不得爲之賦詩以致贈言之意而中有
不能自己者敬書魯論及中庸孟子書中三義以誌
之夫聖門之所謂剛所謂強所謂勇者蓋如此益恭
深思其義而體之於身予以操偏而進德嗟乎其又
可量也哉淳熙四年八月甲午廣漢張栻書于桂林
郡齋

陳狀元亮與吳邕州益恭書二

亮一別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送到婺州所留之文
不得一見為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行記
得燈下寫時縷々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
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久矣甚念一見深以不
可得為慮臨行繞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夕復得君舉
書亦知兄之未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
此回思向未太醉井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
事也比聞有召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
顏自不應復有留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然後入也
私以為必有非常遇合日々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
寒暄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

甚至然竟不免為邕筦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
方侍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入瘴癘之鄉乎
若明以為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闕到而後乞祠殆不
可曉天民一見遂遇合繼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
可為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濟之命感然不是當耳
樂武子所謂不可當吾世面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
聞見待邕州對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未年當機不發
乃更求哀他人恐他人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於兄極
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々款語否三
四年未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
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

待業正則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
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
民極倦。此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五七年
誠難為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
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得穎
語也 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
往多不能自容只如西事之興滕宗諒張亢小。放手
便為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
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
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以為齷齪拘牽之極其勢必須
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

少舒其意小。起伏願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弟者
乎亦且磊砢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也

陳狀元亮與東萊先生書

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即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
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
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河也
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後
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
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為也幸幼安王
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未理乎天下
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

惡大懟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况不必平乎
南軒先生與朱文公書

學中重刻青沈納一軸并十本去近思錄方議刻欲稍放大字耳詹漕躰仁孜、講學每相見取事之外即商榷義理殊為孤寂之慰其趣向亦難得也本路州縣間人才尋常不敢忽有思慮有才力者亦得數人有邕州倅吳備者雖是痛疏然忠義果斷疾惡如讐言緩急可用亦謾及之

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

比來同志雖不為無人然更事既多殊覺此道之孤無
可告語居常鬱、但每奉教喻輒為心開目明耳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大心衆生者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為足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子重語前書已及之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君弼者舊十餘年前聞其為人每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沈埋遠郡計其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吳徹者聞對語亦能不苟甚不易此等人材與溫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心衆生者莫能揔其所長而用之耳

朱文公與汪伯虞書

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

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
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警歎者甚矣金
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
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
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
望於執事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
耳况如熹之淺陋其又将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因風敬
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馱歸卧田間呻吟之暇乃當
有以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
徃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

朱文公與尤尚書延之書

某衰病杜門苟安祠祿方切自幸上恩不棄忽復收用
已力懇辭諸公哀憐當為開陳使得請也承問之及感
愧良深陳公必已到關不知去住如何此事自繫天意
豈人力之所及哉江陵計今已赴久不得書不知為况
如何吳邕州求免遠使不知得出何策直以親老丐祠
恐無不得之理但恐別求任使則難必耳羅倅兄弟恐
未參識自江西來者多能道其賢也程侍郎禹貢文字
魯傳得否若有本便中幸借及每讀此篇常恨讀書不
多無以考見古今之同異計所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

又

尚書程公垂問曲折尤感其意因見幸為致問悃區、

之意蓋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皆未得拜書也益
恭得祠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達政須恬養以厚本根
耳禹貢論得之開豁甚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畫圖得
為求之便中寄示幸甚

宋故朝散郎知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
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無提點買馬事竹洲先
生吳公行狀

曾祖師政妣程氏

祖俊妣汪氏繼妣魏氏

父舜選故奉議郎賜緋魚袋妣金氏封安人

公初諱侷避秀園諱改曰徹字益恭吳其姓也吳自秦
伯以國得姓其子孫散四方譜牒不可攷獨居歙之休
寧者最盛公之高曾世以長者稱薄取而厚施視采之
貴平其價以出之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至奉議公襲
德彌厚一夕與夫人金氏坐月下有二星飛入懷衆異
之曰其吳氏種德之證有子之祥乎已而宣和之甲辰
果生國錄公俯乙巳十二月之朔又生公公生而穎悟
日誦千餘言十歲屬文已能道老生宿儒之所不能道
弱冠與國錄公游太學時四方之英俊萃焉月與角筆
墨短長輒居首選儕輩相與歎服為之語曰眉山三蘇
江東二吳以上舍高選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

州郵縣尉三十二年遇恩陞脩職郎隆興元年獲彊盜
改承事郎三年差充婺州教授不赴乾道二年差知饒
州安仁縣四年轉宣教郎七年丁母艱服闋淳熙元年
轉奉議郎通判邕州五年任滿轉承議郎被召上殿除
知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
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親老勾祠主管台
州崇道觀六年轉朝奉郎七年轉朝散郎差知秦州勾
祠復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致其事以淳熙十年二月
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
遠而不爲迂切近而不爲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
制度因革燦然若指諸掌而能劑量之以道出入諸子

百家天官稗說靡不洞究而能折衷之以聖人之經故
其發爲文辭涵涵演漾嚴潔淵奧每一引筆若飄風驟
雨不可止遏旁觀駭立悚汗而公初未嘗屑意也公英
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吟常以社稷安
危爲已任方

隆興天子銳意北向效竒獻策者無筭公獨憮然曰是
碌碌者釣取爵位耳烏足與語大計使吾得當一面提
精兵數萬必擒頡利以報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當時
宗工鉅卿如晦菴朱公南軒張公東萊呂公龍川陳公
梭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及知名之士數十人皆
與公友善公之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吳益恭忠

義果斷緩急可伏未見其匹及歸自邕而得對也南軒
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諗別既而又
以書相勞於中都曰益恭才氣事業烏可掩抑對揚忠
言必當上意至龍川則反復太息徧告于東萊與石天
民曰此君蹉跎日以老矣今茲得對或有遇合之理其
爲一時名公所慕重蓋如此初公未第爲太學錄時天
子厲精以選卒廉察中外一日且至膠庠公曰此曹挾
小忠斂弄耳目今闖足至此異時六館之士以非所宜
言與大不敬論報豈不上累聖朝執而笞之曰國有令
汝無故烏得輒入卒噤受笞去不復至蓋公之風裁峻
整臨機果決已見於爲布衣時得第尉鄞鄞並海盜出

沒鬼神不可踪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將重兵
不能禁公潛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隨
至盜驚謂神卒有先登被創者公解駝裘以衣之親與
傳藥士卒皆感慨爭奮願空賊以報及宰安仁安仁舊
號冷邑公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異時負販少有至
者公立爲會市會之日官無征斂市不二價約束明肅
商賈四集皆得所欲以歸於是井邑饒富江東壯縣或
愧焉時歲大旱公度民將艱食預約一縣戶口所欠米
若干令富民儲蓄以備境內賴以不飢會旁境飢民百
十爲群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駸駸且犯境州
人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或有勸公避者公奮然曰吾

爲令願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况不必
死乎籍丁壯閱之公馳馬橫槊其間聲勢張甚有無賴
子嚴旁邑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盜聞之皆恐
愆縮頸不敢犯事已自効不報然不便者從而媒孽之
以是坐累數年公嘗言於孝宗皇帝曰盜賊弄兵驚陞
下之赤子甚至阻山澤殺吏士遣大將發重兵而不能
定皆由帥憲守令罷軟不任職治之不早以至滋蔓難
圖仁哉斯言使安仁非公盜滋蔓矣法吏乃反以爲公
罪此識者所甚痛也暨通判邕州沿邊溪洞蠻獠少不
得意則反側南軒張公經略廣右有疑事悉以咨公寘
郵筒往來籌畫日至再至三公曲爲之盡畢就條理郡

關守檄攝郡事有自杞蠻者勢強盛服屬化外諸國至
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鬪且歲數千人至橫
山市馬日益橫忽其酋必程持國書來爭論淳熙三年
蠻人與其官兵相殺傷因及十餘事以乾正爲年號州
人大恐公嚴兵庭見之其詞色驕甚公責以汝國本小
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市馬歲得銀帛二十餘萬今三
十年矣汝國以此富强役屬諸蠻若忘朝廷厚恩耶輒
敢妄有邀求吾當聞諸朝絕汝買馬之路又以不用本
朝年號且犯廟諱詰之酋遂屈服有田州下閉洞首領
凌謐以掠良民與化外諸國爲市人易金一兩伎藝者
倍之每歲上邊買馬遣丁夫除驛道輒爲掠去公屢委

所屬追問謚不伏以兵禽之梟首於市遠近稱快又有
安平州酋長李械藏匿逃遁窺伺叵測累年帥憲不能
令州有虞兵逸去公大書尺紙示械如期而來且惶懇
遣使以書幣請罪公責而釋之還其書幣械歎往時太
守率以賄遷公清如冰吾敢慢乎於是兩江五十餘洞
戒告部落無有違者且曰吾寧貧窮毋犯吳公留巖三
年績効不可殫紀南軒露薦于朝得旨赴都堂審察去
之日若士若民若吏若兵合數千人遊道流涕奔告諸
臺借留公陸對首論恢復大計謂天下之大勢有二天
下之大計亦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立國相持之勢
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方逆亮

就戮中原之勢幾至紛紜諸將乃不能渡淮而發一矢
及葛虜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張浚虞允文乃欲長
驅以定中國進退緩急皆兩失之此功業所以未建今
之議者不察持苟安之說者欲保守江左為欲速之計
者便謂中原可平臣未嘗不痛惜於斯也臣願陛下治
兵積粟涵勇韜力竦彼之勢寢以陵夷則以舟師出其
東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以圖晉西
自隴以圖秦為祖逖譙梁戰守之謀而無桓溫劉裕深
入遠闔之患迨其壞亂糾合諸路之兵以天聲震之一
戎衣而天下定矣若彼之勢未至於是雖一兵一騎不
可輕動聞者始知公規略宏遠區畫精密平日慷慨自

許非孟浪叫呼者也使公獲展其志應敵着數各隨局面如環無端功業可量也哉及論自杞蠻二廣官吏與治賊之方皆切中事機孝宗皇帝嘉獎欲除公御史適邕又關守上以馬政爲憂復以邕筦屬公時奉議公已八十公曰吾奉親以往乎親且老離井里以戚吾親非孝也上方以孝治天下其念我乎力請上爲惻然予祠已而思之擢知秦州復以親老請祠公孝友出於天性常視奉議公嘖咲以爲欣戚所居之前有洲廣數畝舊種竹蒼翠可愛奉議公樂之於是結廬其上環以秋冬不凋之木日奉觴酒怡愉其中又以餘閑與從游之朋窮經論史攷德訂業四方之士聞之負笈而至歲數百

人居不足以容或相率結茅其傍因號爲竹洲先生公分齋肄業如安定胡學之法以教之士由以成材者有方公恬首春官汪公義端首臚傳其他簪佩滿州縣言有章行有操官有業問有學未不自竹洲之門者公之沒也奉議公已九十呼其子泫然流涕曰子之事親也生有養死有送今吾先而祖以死有餘恨矣汝其毋忘乃父之志以事而祖又曰汝其知所以立身立家乎忠孝者百行之本也恭儉者百行之端也其了然於死生之故有釋老所不能及者曾祖師政妣程氏祖俊妣汪氏繼妣魏氏父舜選奉議郎賜緋魚袋妣金氏封安人娶金氏封宜人後公六年卒以紹熙元年四月日合

葬于績溪縣高車源男四人載宣教郎簽書高郵軍判
官廳公事圻墜垵女一人適奉議郎知袁州萬載縣事
王僕孫十一人鎬鉉錫鎮錚鑑銓鐔鏞銘錡曰鑑出繼國
錄公之長子垵之後曰銓出繼國錄公次子塾之後孫
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事韓莖卿次幼未
行曾孫資深習進士業卓於公同里閑先伯父文簡尚
書與公同肄業而公之季子垵又從余游故知公之出
處頗詳嘗論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身不得居卿相
之位公之氣足以併吞胡虜而身不得任鉞鉞之寄公
之節足以揮斥姦慝而不得網維國之風憲公之文足
以摩光雲漢而不得黼藻國之綸綍公之命固有所制

矣然孝盡於親道信於友名尊於身識與不識皆知公
爲一世偉人公之所以不朽孰得而制哉公嘗作身已
堂記謂天爵義榮已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失
在命不可常也士大夫喪其可常之尊乃藉夫不可常
尊者以華其身得則喜失則悲甚而苟得至於忘耻是
何異乞墻間之祭醉飽而歸其妻妾方羞且泣而施之
焉未之知也晦菴朱公見而喜曰往者張荊州呂著作
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其記文又有見其所存然則雲
霧晦冥日月之光景常新公之存固有用捨得喪不得
易者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或謂其峻潔類賈長沙雄
麗類蘇內翰風騷類柳柳州世必有能辨之者不待余

之言也公歿既有年其孫鉉入都門涕泣謂余曰先祖言行久未編次將遂湮墜敢稽首以請余辭不敢鉉之請愈力因槩書其大節以備太史氏采錄云謹狀嘉定十五年十一月日通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程卓狀

文肅吳公謚告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準寶祐肆年拾壹月拾貳日指揮送下太常寺申據徽州布衣吳資深狀乞照前本州知郡謝少監保奏送所屬爲曾祖故邕州安撫吳徹定謚事今具下項一寶祐肆年拾壹月太常寺狀申準寶祐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指揮送下據徽州

布衣吳資深狀乞照前本州知郡謝少監保奏送所屬爲曾祖安撫徹定謚事批送禮部太常寺契勘申本寺除已開具條令數內一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勅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照得徽州申奏吳徹定謚身歿之後官不及謚行當及謚若照前項條令係是特降命謚指揮申乞施行去後七月二十六日再準指揮送禮部太常寺分明契勘吳安撫行實應否議謚指定申本

寺施詳吳資深繳到行狀及本州奏節文見得吳徹文
行勲名度越前脩觀其攘寇弭盜凜凜忠義真有汛掃
河洛之志明經博史著書立言大抵皆有補於世教本
寺開具條令在前未敢自擅議謚今欲指定具申

朝廷如從今來奏內保明行實行下本寺以憑訂謚申
乞施行去後寶祐四年八月十四日準都省批下本寺
申前項事理送禮部太常寺從所申事理施行準此本
寺遵照批下事理請委奉議郎新除太常博士洪芹擬
撰故邕州安撫吳公徹謚議曰古之端師明傳如鄉
之老及大夫者以德行教其鄉其教人之大倫五所以
範風俗甚厚漢之東學士大夫閒居教授猶數百人以

故清節危行夾習鄉正師道廢久矣明道景祐安定胡
先生以仁義禮樂教東南之士士競以明體適用爲學
於時湖學最盛純仁之真溫藻之淵篤覺之純明公輔
之簡諒以高第爲名臣訖元祐嘉賴之公博極群書而
約之經親格世事而貫之理兄弟自相師友又取正天
下所謂有道者晦庵朱文公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
極相愛敬公監邕州有嘉政南軒以書告晦庵曰吳益
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召還南軒書孔子
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別又勞以書曰益恭
才氣事業烏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公嘗記尊已
堂慷慨天爵人爵之辨重哀世之苟得亡耻者晦庵讀

之喜曰往者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其
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蓋公存乎德行勢榮利達不與
存焉初公爲太學舉錄屏遷卒重學館體宰安仁勤吏
事如癩官悴邕攝州事以清德服夷落時南軒經畧嶺
右遇事疑必咨公籤郵往復日一再三南軒以公治行
轉聞得石

陞對條天下大計忠慮深遠

阜陵嘉獎甚寢鄉用矣公以親老謁歸晨昏候起居膝
下延親所素相好者從容觴詠以爲親娛又時與來學
者考德藝商古今分齋肄業如湖學教法四方之雋從
者如雲相與推尊曰竹洲先生士及門冠倫魁者方公

惟汪公義端其他明經通政術者甚衆大率竹洲先生
之教也夫教者以仁義爲教學者以仁義爲學者也未
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

阜陵以孝治天下又得乾淳諸老轉相講授以教爲人
臣子者當時道誼風節之士參錯

朝廷州縣間愚夫婦皆知忠君孝父過江以來天地綱
常與

國脉相延洪以到于今夫豈一朝一夕故哉今

天子躬聖德

建皇極關洛大儒厥既褒德乾淳諸老以次易名足以
風四方矣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曰肅公

老學有剛操棄美仕養志以得其親又推所學以淑天下士非博於文剛而無欲者能之乎請以文肅為公謚謹議今承本官擬撰謚議一本題連在前伏乞

朝廷詳酌行下吏部考功覆謚施行伏候指揮本部承準指揮送吏部覆謚申尋送法司去後一檢準條法指揮諸謚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參本申所屬繳奏其文並錄事實或本家不願請謚者取子孫狀以聞其蘊德立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淳熙三年四月拾伍日勅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一本部請官覆謚去後承朝請郎行宗正丞兼景獻府教授兼權考功郎官龔應之撰撰覆謚議曰乾道淳熙間天下有三先生晦庵朱文公在建南軒張宣公在湘東萊呂成公在浙志同道合九其著書立言躬行踐履莫不以周張二程為本而上溯乎洙泗之學慶元權奸用國立偽學之名以斥逐正人驅一世而納諸名利之域風頹瀾倒士昧所擇非卓然特立不以禍福得喪為念者不肯登三先生之門而與之交也炎漢東黨錮禍烈士大夫相尚名節一切不顧公之操守趨向迥出流俗獨取重於三先生往來汗簡中揚震黃憲之流也公資

稟雄拔學貫古今諸子百家博習靡遺忠義果斷緩急
可伏文辭峽傾疑峙雷轟潮汛餘子縮手驚悸自爲舉
錄以至爲尉爲宰爲倅爲州爲帥政事皆竒絕陞對論
恢復大計謂逆亮送死之時可以長驅中原拓境土而
立社稷諸將乃不能北渡以發一矢及南北之勢既分
方謀進取以圖難成之功事機兩失議論切當前賢所
未及使公得任鈇鉞之寄擒頡利以獻

天子不爲虛語矣歛之山攢青聚翠萬壘倚天神仙異
人多所窟宅孕秀產竒爲人物而公與紫陽夫子同
郡人也豈偶然者才高而用少學興而售希公之不遇
亦時耳功名事業得爲則爲之何足芥蒂孝悌忠信士

所當脩者不可斯須缺結廬於寒松脩竹蒼蔚之地迎
八十之親奉觴酒怡愉其間奚減萬鍾哉下帷教授負
笈而來者歲數百人師道立而善人多新田之邑中社
之義所以助國育才者菁菁然其盛澤流教傳不可以
目前論也公之交游滿東南如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
湖范公止齋陳公皆當世文章之伯問學之粹也慕公
名而願與之友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公之名
實彰彰乎不可掩矣生不得展其才歿不得揚其名爲
善者懼何以勸

聖天子表勵周程朱張之學乾淳之老師宿儒班班皆
已賜謚奚庸缺典於公謚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

曰肅公博學而文莊毅而肅謚曰文肅無異議謹議伏
候指揮拾貳月十八日奉

聖旨依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寶祐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勅牒

尚書吏部

故朝散郎知邕州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
州盜賊公事無沿邊溪洞都巡檢使無提點買馬事吳徹

牒奉

勅宜賜謚曰文肅牒至準
勅故牒

寶祐五年二月

日書令史徐世榮給

令史尹鈺

主事謝

宗正丞景獻府教授

兼權考功郎官龔

押

起居郎兼吏部侍郎兼直院兼中書無差酒無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林
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暫兼權給事中兼資善堂翊善孫

押

尚

書

宋附錄卷



